



大师图文馆
— 川端康成 —

雪国

Snow Country

「日」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北京出版社

雪 国

Snow Country

「日」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国 / (日) 川端康成著; 叶渭渠译.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2

(大师图文馆)

ISBN 7-200-04740-6

I . 雪... II . ①川... ②叶... III .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 1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41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3-1296 号

Copyright ©2003 by the heirs of Yasunari Kawabata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经日本酒井著作权事务所授权北京出版社出版中文简体字图文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内容或图片。

版权所有。

雪 国

[日] 川端康成 著 叶渭渠 译

*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天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9 × 119



1 000 字

20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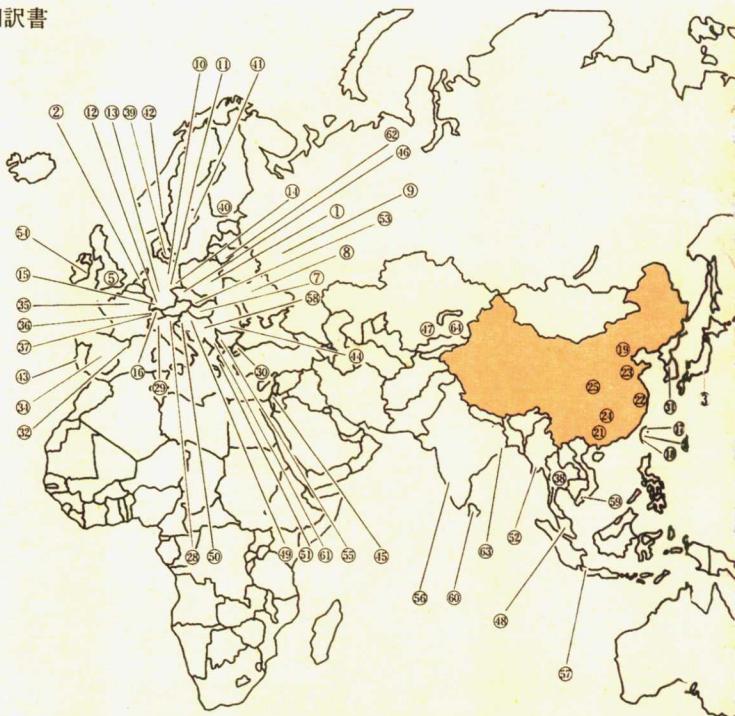
次印刷

印数 1—14 000

ISBN 7-200-04740-6/I·747

定价: 15.00 元

翻訳書



マケドニア語=⑯スコピエ

リトニア語=⑭ビリニウ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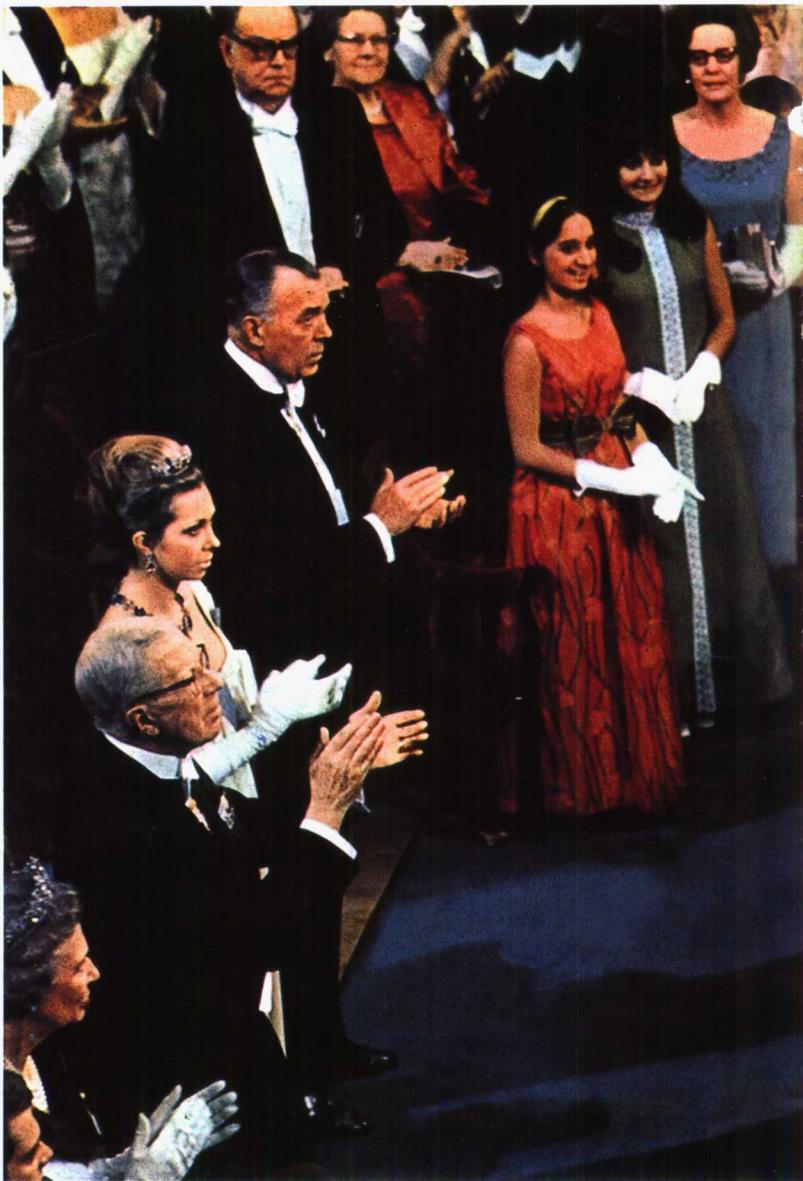
ベンガル語=⑬カルカッタ

カザフ語=⑮アルマアタ



「川端康成全集」第35巻(新潮社 昭和58年2月)の「翻訳書目録」を主に参照した。

川端康成的著作在全世界传播





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

序

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两位日本文学大家，此前，他们的作品已有多语种翻译和出版，且受到读者的青睐，常销不衰。《雪国》译介，经过风风雨雨，终得广泛认同，最近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指定为大学生必读书之一。经过我们与杨明书先生的共同策划，又依仗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有关人士的鼎力支持和辛勤劳动，今天，这两位大家的图文馆，以一种迄今国内外所没有过的崭新面貌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在这些作品的优美文字中，配以丰富多彩的图片，加深它们的文化底蕴，立体而形象地再现了作家在文本中所追求的美的情愫。这不仅可以满足读者传统的语言审美需求，而且还可以扩大读者的审美空间，在井茂的图文中得到更大的愉悦。自由自在地遨游图文馆，可以获得这两位大师文学之美更多更大的享受。这是人间的净福。

川端文学在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接合点上创造了女性的美，充满了纤柔、风雅和深沉的悲哀。三岛文学在日本古典主义与希腊古典主义的融合中创造了男性的美，表现了肉体、刚毅和力量。配图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比如，我们从图中可以体会到《雪国》“以卓越的感受性，并以小说的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既可以抚触到《伊豆的舞女》女主人公纤弱的倩影和纯真善良的心，看到《潮骚》男主人公像圣·塞巴斯蒂昂般的肉体、官能性和力量，他们都同样

抱有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又可以从《古都》多古情的山川中呼吸到许多传统自然景象的气息，从《春雪》男女主人公乘车赏雪和海边幽会中发现快乐的要求、肉体的要求，飘荡出平安王朝文学风雅的余韵。“《假面白自白》将与少年时期快乐的欲望相连的性愿望，极其正确而冷静地加以整理、表现，并将它作品化。”“《爱的饥渴》是一部极重要的纯文学小说，它扎根于作者深层意识的性的愿望和美的倾向，进而发展到伦理道德的必然性，使两者达到精彩的一致。”总之，开卷之余，都会有“美的存在与发现”。

我们编选的川端康成图文馆和三岛由纪夫图文馆各四卷，以全球惟一图文珍藏版推出，都拥有他们各自文学的不灭之美。他们的文，透出了天堂般的诗情；他们的图，传来了心灵般的回响。我们对照他们的文字，编选插图的时候，就长久地、长久地陶醉在与美邂逅的愉悦中，或者深深地、深深地沉湎在艺术魅力的激流里。

现在，北京出版社将这两位日本文学大家的名作以图文馆的新形式展现于世，为广大读者开辟一个审美的新天地。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发现，在这里，惟有青春，惟有爱，惟有逸乐，惟有美！

叶渭渠 唐月梅

2002年金秋于北京团结湖寒士斋

谈谈《雪国》

——川端康成

《雪国》似乎是瑞典艺术院铨选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一条线索。《雪国》已译成十个国家的文字出版。我的作品最为西方人所知的，莫过于这部《雪国》了。就是在日本国内，它和《伊豆的舞女》一起，成为我拥有最多读者的作品。这样一部《雪国》行将被介绍到邻邦韩国，使我感到高兴。

我接受这项译成韩国文字的要求之前二三天，我的住地镰仓的古美术商举办了一个朝鲜民画展览会，我去参观并购买了展品中最优秀的三幅，有莲花图、鸟图，还有幅松鹤。松鹤图画的松与鹤，上面高悬一轮红日，五彩祥云飘忽其间，呈现一派吉祥的气氛，饶有兴味。我当时就将这幅展品带回家中，挂在接受前来祝贺获奖的迎宾的客厅里。在书斋的写字台上，我放置了好几个朝鲜陶瓷水壶、笔筒和砚台。砚台也是朝鲜的妇女镜盒转用的。镇纸也是高丽的铃铛。虽然不是垂铃，但随着我的笔在稿纸上的移动，六七个铃互相碰撞，发出了轻轻的清脆声，仿佛是一种安慰我执笔的话语。

《雪国》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时断时续地分别刊载在多种杂志上。从年龄来说，那是我三十六岁至三十九岁这段时间，是三十多岁的作品。也就是说，大致上是三十年前的



作品了。不过，一九三七年以单行本出版的《雪国》，实际上是一部未完成之作。其后到了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七年，战前、战后我尝试着继续写下去，好不容易才形成今天的《雪国》的模样。从进入“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的雪国开始，到在雪中火场仰望银河结束，这首尾的照应，在下笔前就构思好的。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这句开头所写的“隧道”，就是上越县界的清水隧道，所以“雪国”就是越后(新泻县)，温泉浴场就是汤泽。但是，我特意把各地名隐埋起来了。一是为了避免由于写明地名会妨碍读者想象的自由驰骋，二是担心会给作为模特儿的女子带来麻烦。《雪国》中的驹子是有模特儿的。然而，这部小说是不是模特儿小说呢？作为作者，我觉得是个疑问。这部小说并没有把模特儿现实地加以写生。例如，脸型等也都特意描绘成另一副模样。叶子则没有模特儿，完全是虚构的。岛村不是我。他似乎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男子存在罢了，大概只是像映照驹子的镜子那样的东西吧。此外，虽说作者并非没有“作者的语言”，不过我不喜欢对自己的作品做解说，惟希望读者自由阅读，我觉得作品的命运就维系在读者的自由阅读中。



清水隧道



《雪国》的各种外语版本

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仿佛向远方呼唤似地喊道：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把围巾缠到鼻子上、帽耳耷拉在耳朵边的男子，手拎提灯，踏着雪缓步走了过来。

岛村心想：已经这么冷了吗？他向窗外望去，只见铁路人员当作临时宿舍的木板房，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山脚

下，给人一种冷寂的感觉。那边的白雪，早已被黑暗吞噬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啊！”

“哟，这不是叶子姑娘吗！回家呀？又是大冷天了。”

“听说我弟弟到这里来工作，我要谢谢您的照顾。”

“在这种地方，早晚会寂寞得难受的。年纪轻轻，怪可怜的！”

“他还是个孩子，请站长先生常指点他，拜托您了。”

“行啊。他干得很带劲，往后会忙起来的。去年也下了大雪，常常闹雪崩，火车一抛锚，村里人就忙着给旅客送水送饭。”

“站长先生好像穿得很多，我弟弟来信说，他还没穿西服背心呢。”

“我都穿四件啦！小伙子们遇上大冷天就一个劲儿地喝酒，现在一个个都得了感冒，东歪西倒地躺在那儿啦。”

站长向宿舍那边晃了晃手上的提灯。

“我弟弟也喝酒了吗？”

“这倒没有。”

“站长先生这就回家了？”

“我受了伤，每天都去看医生。”

“啊，这可太糟糕了。”

和服上罩着外套的站长，在大冷天里，仿佛想赶快结束闲谈似地转过身来说：

“好吧，路上请多保重。”

“站长先生，我弟弟还没出来吗？”叶子用目光在雪地上搜索，“请您多多照顾我弟弟，拜托啦。”

她的话声优美而又近乎悲戚。那清亮的声音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

火车开动了，她还没把上身从窗口缩回来。一直等火车追上走在铁路边上的站长，她又喊道：

“站长先生，请您告诉我弟弟，叫他下次休假时回家一趟！”

“行啊！”站长大声答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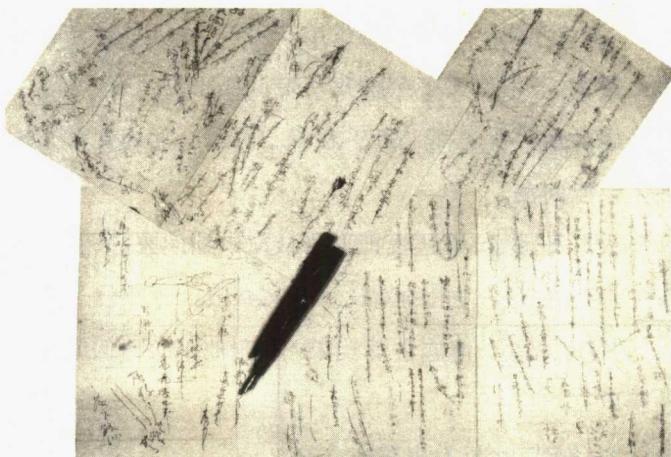
叶子关上车窗，用双手捂住冻红了的脸颊。

这是县界的山，山下备有三辆扫雪车，供下雪天使用。隧道南北，架设了电力控制的雪崩报警线。部署了五千名扫雪工和二千名消防队的青年队员。

这个叶子姑娘的弟弟，从今冬起就在这个将要被大雪覆盖的铁路信号所工作。岛村知道这一情况以后，对她越发感兴趣了。

但是，这里说的“姑娘”，只是岛村这么认为罢了。她身边那个男人究竟是她的什么人，岛村自然不晓得。两人的举动很像夫妻，男的显然有病。陪伴病人，无形中就容易忽略男女间的界限，侍候得越殷勤，看起来就越像夫妻。一个女人像慈母般地照抚养比自己岁数大的男子，老远看去，免不了会被人看作是夫妻。

岛村是把她一个人单独来看的，凭她那种举止就推断她可能是个姑娘。也许是因为他用过分好奇的目光盯



《雪国》创作笔迹

住这个姑娘，所以增添了自己不少的感伤。

已经是三个钟头以前的事了。岛村感到百无聊赖，发呆地凝望着不停活动的左手的食指。因为只有这个手指，才能使他清楚地感到就要去会见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越是急于想把她清楚地回忆起来，印象就越模糊。在这扑朔迷离的记忆中，也只有这手指所留下的几许感触，把他带到远方的女人身边。他想着想着，不由地把手指送到鼻子边闻了闻。当他无意识地用这个手指在窗玻璃上划道时，不知怎的，上面竟清晰地映出一只女人的眼睛。他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大概是他的心飞向了远方的缘故。他定神看时，什么也没有。映在玻璃窗上的，是对座那个女人的形象。外面昏暗下来，车厢里的灯亮了。这样，窗玻璃就成了一面镜子。然而，由于放了暖气，玻璃上蒙

了一层水蒸气，在他用手指揩亮玻璃之前，那面镜子其实并不存在。

玻璃上只映出姑娘一只眼睛，她反而显得更加美了。岛村把脸贴近车窗，装出一副带着旅愁观赏黄昏景色的模样，用手掌揩了揩窗玻璃。

姑娘上身微倾，全神贯注地俯视着躺在面前的男人。她那小心翼翼的动作，一眨也不眨的严肃目光，都表现出她的真挚感情。男人头靠窗边躺着，把弯着的腿搁在姑娘身边。这是三等车厢。他们的座位不是在岛村的正对面，而是在斜对面，所以在窗玻璃上只映出侧身躺着的那个男人的半边脸。

姑娘正好坐在斜对面，岛村本是可以直接看到她的，可是他们刚上车时，她那种迷人的美，使他感到吃惊，不由得垂下了目光。就在这一瞬间，岛村看见那个男人蜡黄的手紧紧攥住姑娘的手，也就不好意思再向对面望去了。

镜中的男人，只有望着姑娘胸脯的时候，脸上才显得安详而平静。瘦弱的身体，尽管很衰弱，却带着一种安乐的和谐气氛。男人把围巾枕在头下，绕过鼻子，严严实实地盖住了嘴巴，然后再往上包住脸颊。这像是一种保护脸部的方法。但围巾有时会松落下来，有时又会盖住鼻子。就在男人眼睛要动而未动的瞬间，姑娘就用温柔的动作，把围巾重新围好。两人天真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使岛村看着都有些焦灼。另外，裹着男人双脚的外套下摆，不时松开耷拉下来。姑娘也马上发现了这一点，给他重新裹